

国家图书馆藏戴光曾题跋考释

袁宗刚

戴光曾,字松门,浙江嘉兴吴涇桥人。清嘉庆九年(1804)岁贡生,官至河工同知。生性耿介,不谄迎送往来之事,以明经藏书终老。著有《从好斋诗集》。戴光曾与著名藏书家鲍廷博、黄丕烈私交甚笃。黄丕烈曾夜访其藏书楼从好斋,遍阅所藏书,作诗赠之,有句云:“从好招朋共,伤心失子才。”^①其家藏抄本极多,如柴望《柴氏四隐集》、陈思《宝刻丛编》、王炎午《梅边集》、李日华《味水轩日记》等,价值甚高,题跋和校勘图书数十种。叶德辉评曰:“不独其钞本可珍,其手迹尤足贵。”^②藏印有“松门手书”、“嘉兴戴光曾鉴藏经籍书画印”、“嘉兴戴光曾鉴藏”、“从好斋书画印”、“从好”、“松门清赏”、“松门审定”等。

作为清代嘉兴私家藏书的重要人物,目前学界对戴光曾关注不够,尤其是对其题跋的整理与研究更鲜。本文就国家图书馆所藏戴氏题跋加以整理,并作简要考释,以期对戴光曾研究提供更多一手资料。文中“□”为脱落或未能释读之字。

一、《味水轩日记》八卷,明李日华撰,清抄本,八册,半叶八行,行二十、
二十一字不等,清戴光曾校并跋,索书号 13483

吾乡李竹懒^③先生,著述甚富,大半已刊刻行世。此未刊《味水轩日记》八卷,乃先生养亲家居时稿本,其圈点涂乙处皆先生手笔也。所记评赏书画为多,而前言往行有关吾禾掌故者不少。世无副本,故知之者鲜。嘉庆庚申,余分纂《郡志》于鸳湖,志局友人吴馀山承庆得此书于倦圃曹氏^④旧居,索重值求售。余因其中有可备志乘采择者,亟购而藏之。越岁,渌饮鲍丈廷博见是书,必欲购去,且许另缮副本寄余。越今十有馀年,徒往来余怀

①黄丕烈: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卷六《笛渔小稿》,清光绪十年滂喜斋刻本。

②叶德辉:《书林清话》卷十“明以来之钞本”,《郅园先生全书》本。

③李日华(1565-1635),字君实,号竹懒,嘉兴人。斋名有六砚斋、紫桃轩、恬致堂、味水轩等。

④即曹溶(1613-1685),字秋岳,一字洁躬,号倦圃、锄菜翁,秀水(今浙江嘉兴)人。曹氏筑书楼于嘉兴南湖之滨的倦圃别业,称“静惕堂”,藏书极富。尤好收集宋、元文集。

耳。壬申二月，客武林，于赵晋斋魏^①斋头复见是书，盖录饮已转售他人。晋斋复借，钞其副，欲售者因促其刻期抄竣，抄费颇重，倾囊偿之，并假原本悉心雠校，其圈点处，悉照旧过硃。因得展阅一过，非惟足广见闻，而竹懒先生之流风馥韵，益可想见矣。是岁六月十日，同里后学戴光曾识于从好斋。（卷首。后有白方印“戴印光曾”）

此书从原稿抄录，悉心雠校，善本也。壬申二月既望，光曾记。（卷一末）

松门校。（卷三末）

松门校。（卷四末）

癸酉六月廿又三日，光曾挥汗校毕。（卷八末）

由上跋可知，戴氏曾亲睹《味水轩日记》稿本，并可大致勾勒出《味水轩日记》稿本的递藏关系。稿本最初藏于李家，从李家流出后被曹溶收藏，吴承庆又从曹氏后人手中购得，戴光曾因纂《郡志》所需，重金购入。后是书又辗转至鲍廷博处，鲍氏曾答应得到稿本后为戴光曾“另缮副本”，然未兑现诺言，反将稿本转售他人。壬申（1812）年，戴光曾在赵魏处重见此稿本。赵氏从“欲售者”手中借得稿本在限期内花重金完成了新的抄本。戴光曾则参与了此书校对工作。

又，赵魏过录完《味水轩日记》稿本后，他人又从其过录本写副流传。王端履称：“李竹懒日华《味水轩日记》，起万历己酉正月，终丙辰十二月，凡八年，厘为八卷。仁和赵晋斋魏从知不足斋所藏竹懒手录稿本写副流传，余家藏本即从晋斋转抄也。先君子手校数次。”^②据此可知，王端履家曾藏有稿本写副本的过录本，且经其父王宗炎手校数次。

戴跋之《味水轩日记》抄本卷首有李肇亨^③跋语，曰：“《味水轩日记》，起万历己酉正月，终丙辰十二月。凡八年，厘为八卷。其间所记翻阅书画、评鹭翰墨，十居八九，而时事、异闻、奇物、酒筵、花鸟，寄情触目者附之。所绝不涉入者，月旦雌黄，升除宠辱，种种俗虑，亦可仰见先大夫笃嗜之旷怀，卓品之一二矣。不孝肇亨谨述。”此跋对通晓《日记》的内容、卷数与判定写作时间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书中藏印数枚。卷一钤：白长印“东官莫伯骥所藏经籍印”、朱长印“东官莫氏五十万卷楼劫复珠还之”。卷二至卷八均钤：白长印“东官莫伯骥所藏经籍印”、朱长印“东官莫氏五十万卷楼劫复珠还之”。卷末钤：朱方印“东莞莫伯骥号天一藏”、朱方印“莫印培樾”。由此可知，戴氏手抄本《味水轩日记》于戴光曾之后曾由莫氏十万卷楼收藏，今归图家图书馆。

①赵魏（1746—1825），字恪用，号晋斋，一号蓁森，仁和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赵氏收藏金石极富，人比之当代赵明诚。藏书亦富，藏书处有“竹崦庵”，编有《竹崦庵传抄书目》。

②王端履：《重论文斋笔录》卷一，清道光二十六年授宜堂刻本。

③李肇亨（1592—1664），字会嘉，号珂雪，又号醉鸥、爽溪钓士，后为僧，法名堂莹，住超果寺。李日华之子。

二、《吴中旧事》一卷，元陆友仁撰，清抄本，一册，半叶八行，行十八字，
戴光曾、李文锐跋，索书号 8092

卷末戴光曾墨跋曰：

此书当与《吴纪闻》合看，中有互证处。（朱方印“嘉兴戴光曾鉴藏经籍书画印”）

嘉庆辛未秋七月，录饮鲍丈以此册归余，计《志雅堂杂抄》七十七页，
《吴中旧事》三十三页。光曾记。（白方印“光”、“曾”）

戴氏二跋，一从校勘角度，指出是书与《吴纪闻》内容互证的特点；一从版本递藏流传角度，表明是书曾在鲍廷博处。另外，还记载了他经眼的《志雅堂杂抄》与《吴中旧事》各自的页数。这对研究此书内容、版本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鲍氏与戴光曾因书结谊，戴跋中有许多二人交往的记载。这些文字，为研究二人关系提供了重要而可信的资料。

卷首有白长印“光曾”。书中藏印还有：白方印“柳坪过眼”、朱长印“一生勤苦书千卷”、朱长印“鲍以文藏书记”。可知此书或经鲍廷博、戴光曾、姚鹏图^①等递藏。

三、《宝刻丛编》二十卷，宋陈思撰，清抄本，半叶十行，行十八字，六册，存十七卷：一至十、十二至十五、十八至二十，戴光曾跋、潘康保校并跋，索书号 7468

卷首有戴光曾两墨跋：

四明抱经楼卢氏^②所藏古香楼汪季青^③先生旧抄本。嘉庆元年五月，托天一阁主人范□传觅佣书钞此部。计六册，约七百页。内多讹字、脱字，应细校。松门客甬上记。

原本有残缺，此本照原缺，有空白，当再觅善本校补。（白长印“从好斋”）

戴氏此二跋，分别从版本、内容、校勘等角度，对抄本《宝刻丛编》作了概要介绍，言虽简，但对了解该文献状况有关键作用。由跋知，此抄本为古香楼汪季青先生抄本之过录本。

是书卷前有《钦命四库全书提要》三页，《提要》后依次有朱彝尊序，末题“绍定二年，元鹤山翁”、“绍定五年六月改朔，孔山居士书”、“绍定辛卯小至，

①姚鹏图，字柳屏，一字柳坪，号古风，江苏镇洋（今太仓）人。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举人，官山东知县。著有《扶桑百八吟》、《柳坪词》等。

②即卢址（1725-1794），字丹陛，一字青厓，浙江省鄞县（今属宁波）人。博学嗜古，工诗词。爱书如命，为得善本，不惜高价。藏书楼中不乏丰氏万卷堂、毛氏汲古阁、汪氏古香楼等名家旧藏。

③即汪文柏（1662-1722），字季青，号柯庭，一作柯亭，安徽休宁人，占籍浙江桐乡。家有藏书楼“古香楼”、“摘藻堂”、“拥书楼”等，收藏古书、法帖、名画极多。与朱彝尊等有交。

直斋陈伯玉父”三序。三序后另有已阙其半之序，未署作者，大意乃褒奖陈思保存文献之功。

卷首潘康保^①跋曰：“《宝刻丛编》，未见刻本。丁卯夏五，得是书于肆中，为戴松门所藏，错误甚多，未获校补。铁沙沈均初同年见之，出所藏二本假校。一为大瓢山人本，后有赵露门彤题跋，行款与此悉同，当是一本钞出者，而字画小误更甚；一为韩履卿崇钞校本，多《四库全书提要》二页，小长芦跋一页，较此本每行少二字，脱误及前后错乱处悉已更正。其中亦间有空缺数行，然已厘然可观，未知校何本钞录也。因以红墨照校一过。错乱太甚者，为重钞数页；复者割去之。虽未可遽为善本，较原书已不啻霄壤矣。康保记。”对其校勘所用之本予以介绍。跋前有朱方印“潘秋谷校金石刻之记”，后有朱长印“康保”。

目录页有藏印三：朱方印“潘秋谷校金石刻之记”、白方印“戴印光曾”、朱方印“松明山人”。卷一前有藏印七：白方印“购此书甚不易”、朱长印“涵芬楼”、朱方印“海盐张元济经收”、白方印“潘印康保”、朱方印“秋谷”、白方印“竹泉珍秘图籍”、白方印“謏闻斋”。

按，“购此书甚不易”印主为金檀^②。“潘秋谷校金石刻之记”、“潘印康保”、“秋谷”“康保”四印，为潘康保之印。“竹泉珍秘图籍”、“謏闻斋”为顾锡麒^③印信。“涵芬楼”、“海盐张元济经收”两印，是张元济任商务印书馆主编时，为该馆收书时所钐印章。

四、《志雅堂杂抄》一卷，宋周密撰，清抄本，半叶十行，行十九、二十字不等，李文锐补目并跋、戴光曾跋、鲍廷博校，索书号 8091

右《志雅堂杂抄》，余有新、旧二抄本。以此本校之，舛错脱误，实以此本为善。鲍氏藏书，每多善本，又经渌饮亲自校正。此书蓝笔、朱笔，皆渌饮手校。余每得其书，辄保藏之。盖渌饮老矣，书多散失，一生心血尽在于是，不易得也。辛未八月，光曾记。（卷末，后有白长印“光曾”）

是跋中戴氏表明此书曾收藏于鲍廷博处，并依据己藏新、旧二抄本下此本为“善本”的断语。另外，跋语中还指出书中蓝笔、朱笔为鲍氏校书所写与其晚年书多散佚的事实。

是书扉页墨题：“《志雅堂杂抄》、《吴中旧事》，鲍氏知不足斋校本。”卷首有藏印六：朱长印“曾在周叔弢处”、朱竖椭圆印“世守陈编之家”、白方印“戴印光曾”、朱方印“嘉兴戴光曾鉴藏经籍书画印”、白方印“歛鲍氏知不足斋藏书”、白方印“培成鉴藏”。由此可知，是书曾经鲍廷博、戴光曾、周叔弢之手。另，

①潘康保（1834—1881），即潘贵生，又名潘康保，字良士、秋谷，号青芝山人，江苏吴县人。精书画篆刻，富收藏。

②金檀（1765—1826），字星韬，浙江桐乡人。其藏书之处为“文瑞楼”。

③顾锡麒，字竹泉，一字敦淳，别号謏闻斋主人，江苏太仓人。以藏书富名于当地，有宋版元刊数百种。藏书楼为“謏闻斋”。

卷首有藏印二：朱方印“知不足斋鲍以文藏书”、白方印“好书堆案转安贫”。

卷首墨题：“《志雅堂杂抄》，弁阳老人周密杂抄，瀛洲仙史李文锐补目。”卷首有李文锐墨跋：“弁阳老人周密，字公瑾，别号草窗，宋室遗老。元时以著述自娱，著书多博雅可喜。《齐东野语》、《癸辛杂志》全册，《津逮秘书》、《稗海》俱已刊行，《云烟过眼录》梓入《秘笈》。兹《志雅堂杂抄》一册，得自书贾，字画遗误，且图画、碑帖，首尾互见，疑有错简，兼与《云烟过眼录》大同小异，非善本也。至《武林旧事》辑自泗水潜夫，即出弁阳手。外有《浩然斋意抄》、《视听抄》、《澄怀录》、《画鉴》四种，恨尚未见全册云。七月望日，北苑锐题于骋怀阁。”李跋后有一朱长印“沈韵初珍藏印”，可知此书曾在沈树镛^①处。

五、《庶斋老学丛谈》三卷，元盛如梓撰，清抄本，一册，半叶九行，行十九字，黄丕烈校并跋，戴光曾跋，索书号 8240

近时藏书家，浙西鲍氏、吴中黄氏为最。性既嗜书，又精讐校，每得善本，彼此互证，故所刊之书，前人莫及也。余与淶饮交最久，菴圃则旧曾相识，今往还颇密，因得众家善本不少。此《老学庵丛谈》，乃倦圃旧抄而菴圃手校者，较刊本实胜。今淶饮已作古人，尚有遗书，不知归于何有？偶检是书，因并记之。嘉庆甲戌十一月晦日，松门戴光曾。（卷首，后有朱长印“光曾”）

由跋知，戴氏对鲍廷博、黄丕烈二人在藏书、校讐等方面的成就十分推崇，且与他们相交甚密。跋语中还交待了是书为藏书家曹溶旧抄，黄丕烈为之手校，后为光曾所得的递藏关系。此跋作于嘉庆甲戌（嘉庆十九年，1814）十一月末，时鲍氏已归道山，故跋语中亦流露出对鲍氏的怀念及对鲍氏藏书散佚的惋惜。

卷首有藏印六：朱方印“松江沈氏均初校藏金石书籍善本印记”、朱方印“铁沙沈氏毓庆读□书之记”、朱方印“敏求”、白方印“曹溶私印”、朱方印“洁躬”、白方印“子诩眼福”。卷末有钤印四：朱方印“郑斋”、白方印“沈印树镛”、朱长圆印“携李曹氏藏书印”、白方印“戴印光曾”。卷末有黄丕烈墨跋，见于《菴圃藏书题识》^②，不赘录。该题跋页有藏印三：朱长印“曾在周叔弢处”、白方印“培成鉴藏”、朱方印“梦庐借观”。

六、《柴氏四隐集》二卷《秋堂补遗》一卷《墓志》一卷，宋柴望撰，清嘉庆十七年戴光曾抄本，一册，半叶十行，行二十五字，清戴光曾校并跋，索书号 11187

卷末有戴光曾数跋，今依次录于下：

《柴氏四隐集》二卷，宋柴望著，知不足斋鲍氏旧钞校正本。后附《补遗》、《墓志》，皆淶饮手钞采录。壬申十二月，光曾手录。（朱长印“光曾”）

①沈树镛（1832-1873），字韵初，号郑斋，川沙城厢人。生平收藏书画、秘籍、金石甚丰。

②黄丕烈著，屠友祥校注：《菴圃藏书题识》，上海远东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390页。

余与鲍丈涑饮交二十馀年矣。余之性爱古书,及搜罗前人秘笈,皆涑饮讲习讨论。每得异书,彼此借抄,相与传观、订正以为乐。涑饮老年贫病,且有家累,不通音问经年矣。癸酉五月十日,忽偕夏君俨过余,形神枯槁,索然意尽。新患头疽,虽愈,而窘态日甚,心计日粗。询以近况,自云生平以书为命,今开卷辄乏精神,不能检束。藏书已散,不复向此中讨生活矣。余闻之酸鼻,送之去。因检涑饮归余之书及借抄之本,内有二册,系涑饮手校前人遗集久假未归者,共四种。此《秋堂集》,则余已录之副本也。既叹涑饮老境之衰,益惜秘书之不可再得,因附记于此。松门戴光曾。(朱长印“松门”)

嘉庆癸酉七月,涑饮忽奉特恩赏给举人,此异数也。晤于省垣,老病初愈,后福正未有艾。光曾又识。

甲戌七月,闻涑饮已归道山。此种书籍,皆经涑饮手校秘藏而余假录者,不可多得也。光曾。(朱长印“光曾”)

按,嘉庆壬申为嘉庆十七年(1812),嘉庆癸酉为嘉庆十八年(1813),嘉庆甲戌为嘉庆十九年(1814)。戴氏此数跋不仅记载了此书之递藏流传,更以鲍廷博的密友身份,记载了鲍氏归道山前几年的生活状况与晚年藏书散佚的实际情形,应有较高的可信度,是极为难得的研究资料。

戴氏跋语下方有朱方印“梦庐借观”一枚。可知此书曾经朱梦庐^①过眼。

卷前《宋国史秋堂公诗集序》页钤印五:朱方印“人生一乐”、白长印“从好斋”、朱长印“曾在赵元方家”、朱方印“我是玉皇香案吏”。“曾在赵元方家”为赵钊^②之印。《柴氏四贤集叙》页钤印四:朱长印“无悔斋藏”、朱方印“徐康”、朱方印“书潜”、白方印“沉叔心赏”。《刻柴氏四隐集叙》页钤印二:朱长印“曾在赵元方家”、白方印“赵钊珍藏”。卷一首页有钤印四:朱方印“嘉兴戴光曾鉴藏经籍书画印”、朱方印“书潜经眼”、白方印“钱印天树”、朱方印“梦庐借观”。卷末有朱方印“元方审定”。

七、《王梅边集》一卷,宋王炎午撰,清初曹氏古林抄本,一册,半叶九行,行二十二字,黄丕烈校并跋、戴光曾跋,索书号 11554

鲍氏知不足斋旧藏明抄《吾汶稿》,今已归余从好斋。因校此本,附录之。癸酉秋,光曾记。(卷首,后有朱长印“光曾”)

癸酉,即嘉庆十八年(1813)。据跋,戴氏于是年从鲍廷博处得其藏明抄本《吾汶稿》,并以此来校对曹氏抄本《王梅边集》。卷首还有黄丕烈墨跋,见于《莼

①朱梦庐(1826-1900),早岁名琛,后改名偈,号梦庐、觉未等,浙江秀水(今嘉兴)人。海上画派写意花鸟的重要代表人物。

②赵钊(1905-1984),字元方,光绪时军机大臣荣庆之孙,姓鄂卓尔氏,蒙古正黄旗人。早年受业吴江沈兆奎,遂通版本目录之学。好藏古籍,藏书室有“无悔斋”。多宋、金、元、明著名刻本,精品较多。其珍藏多捐入国家图书馆。

圃藏书题识》^①。据黄跋,《王梅边集》乃是从《吾汶稿》抄录而出的节本。

黄跋前有朱长印“宝绛阁藏书记”,跋后有朱长印“祁阳陈澄中藏书记”。戴跋页有朱方印“树镛宝藏”。《王炎午忠孝传》前有钤印三:朱长印“携李曹氏”、朱方印“曹溶”、白方印“鉏菜翁”。卷末有藏印十三:朱方印“匏蓂嗜古”、朱方印“无悔藏书”、白方印“徐伯郊”、白方印“沈树镛印”、朱长印“祁阳陈澄中藏书记”、朱方印“嘉兴戴光曾鉴藏经籍书画印”、白方印“松柏青青不受令于霜雪”、白方印“蒋祖怡”、朱方印“古孙秘笈”、白方印“刘希声”、白方印“任邱王文进字晋卿藏”、朱方印“云水畸人”、朱方印“培成鉴藏”。知曾经曹溶、刘希声、戴光曾、沈树镛、王文进、陈澄中、蒋祖怡、徐伯郊之手。

八、《所安遗集》,元陈泰撰,清嘉庆戴光曾家抄本,一册,半叶十行,行二十二字,戴光曾跋,索书号 10721

卷末有戴光曾墨题:

《所安遗集》一本,为古盐道古楼马氏寒中思赞^②钞藏本。抄手甚精,今为金簪庭^③所得。假归展诵,既爱其诗,复爱其书法之妙,因亦手录一册。内多疑讹,当再觅他本校之。嘉庆甲戌四月,松门戴光曾记于从好斋。

《所安遗集》一册,去夏手录。敦夫^④先生欲购是书,因以奉赠。第抄手恶劣,中多讹字,尚求是正。乙亥夏五,光曾识。

由跋知,戴氏所经眼之《所安遗集》为马思赞抄本,后为金锡爵所得,戴氏于嘉庆甲戌(十九年,1814)四月,从金氏手中借得赏玩,爱其抄手书法之妙,同时指出书内多讹字。赏玩之余,戴氏过录一本。次年嘉庆乙亥(1815),秦恩复见戴氏手录本,欲购之,戴氏将是本赠予秦氏。由此可知,《所安遗集》的手抄本至少有二:一为马思赞抄本,一为戴光曾抄本。

扉页粘签有一行小字:“《所安遗集》,戴松门抄本,一册。”卷首钤印六:朱长印“云轮阁”、朱长印“荃孙”、朱长椭圆印“钓鳌客”、朱方印“松门手书”、白方印“戴印光曾”、白方印“博求文献”。卷末有朱方印“曾经艺风勘读”。知在戴氏后,又为缪荃孙递藏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国家图书馆

^①黄丕烈著,屠友祥校注:《菴圃藏书题识》,第670页。

^②马思赞(1669-1722),字寒中,一字仲安,号衍斋,又号南楼、鱼村。浙江海宁人。嗜好金石书画,拥书万卷。藏书楼有“道古楼”、“红药山房”、“小葫芦山书屋”等,多宋元精槧。常与朱彝尊、查慎行等学者切磋学问。

^③即金锡爵,字柜和,号簪庭,浙江嘉禾人。藏书家。

^④即秦恩复(1760-1843),字近光,号敦夫,江苏江都人。读书好古,精于鉴藏。所居“玉笥仙馆”,蓄书数万卷。